党华睁开了双眼。

他躺在桌子上，王芳靠在桌边温柔地看着他。

“为什么不杀我？”

“我不是…说了吗…我喜欢你……”

没等党华说完，王芳就俯身封住了他的嘴。

从党校毕业，党华就去了几乎没有女人的安全部，他还从没有和别人有过这样的亲密接触，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王芳显然很有经验。她灵巧的舌头直接突破了党华的防线，在他的口腔里来回游动，忽而与党华的舌头交错缠绵，忽而又挑逗似地刚触碰到便跑开了。翩若惊鸿，婉若游龙，不知传说中的洛神有无这般灵动，这般热情？

党华感到很多口水流进自己的嘴里，这种奇妙的感受，既满足又尴尬，既抗拒又留恋。

王芳似乎感受到了他的难处，体贴地抽出了舌头，转而开始舔舐他的脸庞，从胡茬到鼻子，再到眼睛，热情地猛烈地舔着……

他猛地睁开双眼，强烈的光线迫使它们重新闭上。

脖子好痛，头也痛，但更强烈的刺激来自脸上的粘稠液体。

他再次睁开了眼。

“萍萍！萍萍你回来了！”党华兴奋地抱住了萍萍。

“汪！汪汪！”萍萍也兴奋地回应着。萍萍是党华收养的狗子，很喜欢出去玩，经常一连好多天都不回家。

党华坐了起来，抹了抹脸上的口水，陷入了沉思。

首先，自己还活着，王芳并没有打算要自己的命。

其次，自己是在王芳的家里，她并没有把自己丢在那个昏暗的小屋子自生自灭。

1. 也是目前为止最诡异的事，自己是全身赤裸着被卷在被子里。衣服被挂在阳台上，到现在还没有完全干。确实自己穿着湿衣服睡一夜恐怕会感冒发烧的，但现在的情形实在有些太诡异了。
2. 萍萍出现在了王芳的家里，恐怕是它偶然发现了自己的味道一路跑到这里的。如果萍萍是白天才开始活动的话，那么王芳很可能刚离开不久。

王芳为什么没杀自己，他并不清楚，又或者说自己其实对她几乎一无所知。她的身份，她的立场，她的想法，都不清楚，在短暂的接触中，似乎唯一了解到的就是她的爱好。

今天是周日，不用值班，党华在王芳家里仔细搜查了一番，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发现。他用床单结成绳子重新进入了密道，这似乎是废弃的垃圾管道改造的，出口就在那个小屋子，应该是她家的地下室。

他一直在王芳家待到晚上，躺在沙发上，仔细思考着这一切。

她应该已经放弃了这个住所，甚至连王芳这个身份可能都会放弃，想再找到她几乎等同于大海捞针。

昨晚党华一直不怎么清醒，对话的内容很多都记不清了，但那句“你能为了我放弃党，放弃你拥有的一切吗？”深深刻在了他的脑子里。为了拖延时间随意说的“我喜欢你”，竟然引发了她那么大的反应，从她激动的语气来看，这句话恐怕不是为了讽刺自己随口说的。

说实话，党华自己其实也没有那么爱党，因为他一直认为是党害死了自己的父母。但让他去恨党是不可能的，不是因为他是党员，而是因为党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的。

2049年，一场革命爆发了，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打破了这个世界的平衡：即使世界上所有人都不进行任何劳动，这个世界产出的产品也足够满足所有人的基本需要。劳动，这个人类与野兽的重要区别，维系资源平衡的纽带，从此变得可有可无。在世界陷入混乱的时候，党，当时还叫中国共产党，率先在中华区实行了共产主义改造，之后又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，在世界范围内进行共产主义改造。

或许很多无产者并不关心这段历史，但党为他们带来的一切也是显而易见的。他们不需要劳动就可以得到想要的东西，每天只需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就可以了，这是在黑暗的资本主义社会不可想象的事情。

在全球建立了共产主义社会，实现了无数哲学家、思想家的毕生追求，为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的党，此刻有一个人正站在她的对立面。

王芳，你到底是谁？